

向「AI」提問

科技部於 2017 年宣布臺灣正式進入 AI（人工智慧）元年，標示出這個新工具和新技術的發明已經進入成熟階段。耶魯大學及牛津大學的研究團隊，樂觀預測 AI 表現與人類某些職能相當的年份，推估大約再過 30 年，AI 就能寫出《紐約時報》的暢銷書。¹ 這對於向來擅長運用語言文字而自居「創作者」、「詮釋者」的「人」，無疑是一項重大的威脅與挑戰。因為 AI 對於人類社會產生的效應，不僅僅是它取代了哪些工作，更重要的是「電腦」在未來很有可能與「人腦」並駕齊驅，甚至是取而代之。

其實我們早已進入電腦化或人工智慧化的新世紀，從語音、影像辨認，到心智的模擬、分析，甚至 E-Home、自駕車、AI 醫療，科技早已經建構了現代生活的樣態，人文與科技再也無法相對二分，反而必須相互對話，相互調諧。但是強調體驗、感應、同情、想像與價值判斷的人文學，如何面對強調快速、新創、精準的科技發展？

我注意到艾傑頓（David Edgerton）於《老科技的全球史》中的提議，他認為應該以「使用中的科技（technology-in-use）」來校正以發明、創新為中心的直線歷史，因為「物品以特定的方式屬於特定的人，科技則非如此」。這提醒我們，世人往往注意「發明」本身的期程，但是忽略了「使用」可能延緩、反覆並拉長的時程；也容易忽略使用者於生活日常中為何需要科技產品的理由，以及接觸科技所表現的遲疑、可能造成的困難，或者科技可能帶來的非單一用途的情境轉變與改善。面對現代科技所強調的規格化與進步意識，人社研究者反而關懷在殊異的時空與文化脈絡中，個人與科技物品之間如何顯現鮮活多元的來回往復的交接樣態；老科技與新科技的錯雜並用，才確實「涵蓋了所有使用科技的地方，而不是少數創新與發明集中出現的地點」，這才是真正的「全球史」。²

如此新、舊混搭的全球科技史，將科技發展放回時間、空間都更深廣的社會情境，也提供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更多重設新議題的機會。在這一期《簡訊》中，即刊載了「法律」、「語言」、「管理學二」與「哲學」四個學門的學者與 AI 的對話，其中從哲學研究的角度，重新反思不少人文學的基本問題。比方，

¹ 《經濟學人 2018 全球大趨勢》（天下雜誌中文版，2017 年 12 月 13 日），頁 129。

² 大衛·艾傑頓（David Edgerton）《老科技的全球史》（*Shock of The Old: Technology and Global History Since 1900*），李尚仁中譯，新北市：左岸文化，2016 年 12 月，本書為科技部經典譯注專書，此處綜述出自該書〈導論〉，引號文字依序出自中譯本頁 49、43。

「自我」仍然是一個自由、自主的獨立個體嗎？在網路世界裡，是否因為社群媒體的反向建構，而造成「自我」的扁平化與直覺化？我們如何重新思考未來機器人公民的主體意識、道德概念與法律責任？

提問，是研究的開始，也是跨領域對話的契機；站在「已知」的基礎之上，探索「未知」，向「未來」提問，是所有學術研究歷久彌新的關鍵。而研究從來是苦思勞神的長途，在欣欣向榮的春日，節錄楊牧老師中譯自英國詩人 Alexander Pope (1688-1744) 之 “Ode on Solitude”，³ 祝福大家心思澄明，新年新境。

Blest, who can unconcernedly find
Hours, days, and years slide soft away,
In health of body, peace of mind,
 Quiet by day,

Sound sleep by night; study and ease,
Together mixed; sweet recreation;
And innocence, which most does please
 With meditation.

幸福是他泰然感知
 時日歲月在悄悄流失；
體健如此，心平氣和，
 白天寧靜何其，

酣睡夢鄉夜裡；閱讀且
 逍遙，雙美無先後，快哉
再創造；無邪真性情宜夫
 冥默思考。

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司長

鄭毓瑜

2018 年 1 月 28 日

³ 引自楊牧編譯《英詩漢譯集》(臺北：洪範書店，2007)，頁 135。